高僧、阿呆、鱼

默雨 著

高僧、阿呆、魚

默雨

阿呆是一個老實人，他和女兒小英住在寺院旁的矮平房。阿呆什麼都好，就是腦袋鈍了些，還有，他很喜歡吃魚。

不過在任何地方，哪有人說「喜歡吃魚」是缺點呢？最多只能說「有這個偏好」。所以，阿呆也沒把這樣的事放在心上。

寺院的住持，很悲憫阿呆餐餐吃魚。在阿呆的宅子裡，當天若吃大魚，一天可能一隻；當天若吃小魚，超過十隻也是家常便飯。每個人有錢之後就希望長命百歲，這樣一路吃到命終，砍兩棵樹所做成的紙大概都記不下。

阿呆此時正在兩棵樹下揮汗忙著呢！他自動自發幫寺院清理雜草。

「嗯……該叫誰去開導他？」住持望著那勤奮的背影想。

「阿呆」此一綽號，當然名不虛傳，這乃村子裡人盡皆知的事。
更棘手的，阿呆難以面對自尊受到觸犯，他只喜歡別人出言讚美。若問罪他為何沒饒過動物，阿呆也是會起煩惱的唷！
住持的心中有數，以上諸多因素湊在一塊兒，即便指派最傑出的弟子出馬，恐怕也是要鎩羽而歸。
「我的徒弟們，遇到他就算有理也說不清吧？」

打坐完走回房間，住持心想：
「但如果我自己去，以這件事的困難度，八成會佔用很多時間，排擠到許多重要的工作……」
「怎麼做會比較好呢？」

叩叩叩……
隔天吃晚飯的時候，阿呆家裡傳來敲門聲。
「嘿！啊！師父，您……怎麼突然跑來寒舍呀？」阿呆嚇得兩眼發直，趕緊立正站好。
住持手裡拿著鐵盒便當，一臉歉意地說：「不好意思，因為想和你一起吃飯，就從寺裡走過來了。」
「真的？那是我的榮幸。」阿呆露出驚喜的表情：「呵呵，這樣最好師父能天天來，而且我們家的菜比較豐富、比較香喔！」
等進了屋子，阿呆發覺餐桌上都是雞鴨豬魚，這時才想起師父是吃素的，自己的臉兒都紅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阿呆的家又傳來敲門聲。

「哎呀！真是失敬啊！師父，您怎麼又無預警地跑來了？」門拉開，阿呆腦裡又一片空白。

「你昨天不是說最好我能天天來？」住持笑著答。

「對耶……但我都沒事先為您準備飯菜。」

「以後你都不必替我準備食物，瞧！我自個兒會帶便當。」

等步入廚房，餐桌上仍全擺著雞鴨豬魚，阿呆的臉兒再度紅了。

第三天。
桌上全是素菜。
「師父，這些菜您也都可以一起用。」阿呆恭敬地說。
「如果我來你家，會亂了你原本的飲食習慣，那從明天起，我就不來了。」
阿呆聽到住持這麼講，只好把藏在櫃子裡的雞鴨豬魚，一道道又端出來。

第四天。
住持打開餐盒，大家準備開動。
阿呆心疼地說：「弟子吃得比您好，內心真是五味雜陳，不知道要怎麼描述這種心情。」
「你確定你吃得比我好？呵呵呵！」
阿呆從未看過師父笑得這麼爽朗，愣了好一會兒。
「我的菜可是色彩繽紛，鮮翠豔麗，紅、黃、綠、紫、白……你的菜反而是『死氣沉沉』一片土褐色。」
「弟子對顏色比較不考究，從小我就知道自己當不上畫家。」阿呆正經地答。

第五天。
阿呆：「看見師父都不吃肉，真不簡單，當修行人果真要能吃苦。」
「你有從我的臉上，看出任何『苦』的表情嗎？」
「沒有耶！師父。」
「我不但完全不苦，而且還覺得很自在，因為我不需要靠特別吃什麼才能換得快樂。」
「這個問題倒還好。」阿呆扒了幾口飯想了想：「反正現在購物很方便，而且如果懶得出門，還能隨時叫外送。所以，我也就不擔心哪天自己會不快樂。」

第六天。
小英拿著碗，便自行跑到客廳看電視。
這時阿呆開口：「師父好像沒有吃雞蛋？」
「是的。」
「可是，現在的雞蛋大都沒有受精，為什麼不能吃呢？」阿呆不解地問。
「聽了你可不要噴飯。」住持耐人尋味地答：
「因為那些可憐蛋，雖然沒有爸爸，但還有媽媽呀！」

第七天。
阿呆：「師父，吃素這種事，重要嗎？」
「除了修習佛法，我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重要的了。」
「真的？」
「嗯。」住持連點兩次頭。
「但是……」阿呆摸摸他的下巴：「如果把素食的東西擺在桌子上，我們可以全吃，可以少吃，也可以都不吃。既然這種事如何做都好，又怎會像師父說的那麼重要呢？」

第八天。
住持刻意提早半小時到阿呆家。
「師父，您今天怎麼特別早？哎呀！這要怎麼辦呢？我正好……正好……」阿呆欲言又止，整個臉上寫滿了懊惱。住持看見阿呆手上沾染著血跡，心中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情況，便淡化語氣不引以為意地說：「哦！你在殺魚呀！藉這個機會，師父可以教你一個咒語，將來你要『處理動物』的時候，就記得專心持這個咒。」「真的？」看到師父沒有責怪他，阿呆的心情舒緩了不少。走進廚房後，他拿起菜刀準備「料理」第二隻：「師父，請您趕快教我。」
住持雙手合掌虔敬地持唸：「這個咒是『部彳部莎 娑婆訶。』」

「『部彳部莎 娑婆訶。』就兩句這麼短？那真是太好了，相信我這次就不會唸到一半，不小心又忘掉下一句。」阿呆開懷地說。

住持：「對。以後只要你拿刀或煮肉，就要專心地唸誦——不吃不殺 娑婆訶。」

第九天。
從開飯前四十分鐘到開飯前五分鐘。
「部ㄔ部莎 娑婆訶、部ㄔ部莎 娑婆訶……」縈繞響遍阿呆的家。

第十天。
阿呆在刮魚鱗的時候，手指不小心被魚尖銳的背鰭刺傷，痛得他慘叫一聲。他左手緊按著流血的右手，像一隻兔子在廚房裡跳了起來。
「痛死我了！痛死我了！」
「你還好嗎？」住持望著咚咚跳的阿呆：「現在能想像動物被宰割，有多比你痛了吧？」
感到萬般委屈的阿呆說：「雖然動物也會痛，但牠痛到一半就死了呀！而我疼的時候還得繼續活著，這樣人家疼的時間就要更久了。」

第十一天。
包著紗布的手指既然無法操刀，阿呆心想，藉此換個口味也好，便去超市買回兩盒牛肉。
住持走進廚房，看到了那兩塊準備下鍋的鮮紅牛肉，於是就伸出手摸了牛肉一下，然後姆指與食指反覆地搓著。
「師父，你在幹嘛？」阿呆邊忙邊問。
「我在看這些肉有沒有沾到這條牛的眼淚。」
「哎呀！師父！那些水怎麼會是牛的眼淚？那是我清洗完後的自來水啦！哈哈。」

第十二天。
「乾脆今天的晚餐，外叫羊肉爐來吃。」阿呆在拆紗布換藥時，心裡這樣想。
不久住持一進客廳，就聞到滿屋的羊肉爐味。
「前陣子，我有做一個夢，和羊有關。」飯吃七分飽的時候，住持說。
「什麼夢？師父，我可懂得一些解夢的知識喔！」阿呆摩拳擦掌、躍躍欲試。
「嗯......現在這種時候，不太方便講。」
「不會！不會！師父，請您快告訴我，我非常想知道，真的。」
「這樣......好吧。」於是住持便不疾不徐道來：
「我夢見有一個商人，他為了做生意要宰羊。可是那隻被宰的羊卻一直掙扎，商人無法把刀對準牠的心臟，一刀下去，反而把羊的肚子戳開一個洞。這隻羊當場痛得頭甩腳踢，瞬間扯斷綁牠的麻繩。這時候羊的腸子雖然流了出來，但牠顧不了那麼多，還是拖著腸子一拐一跛痛苦地試著跑開。夢到這裡，我就醒了。你覺得我這個夢要怎麼解？」

阿呆聽完無奈地嘟起嘴：「想不到吃素的人也會做惡夢。」

第十三天。
手指受傷，果真不太容易復原。
經過思量，阿呆決定去買無須掏除內臟的泥鰍，這樣就可以不必用到受傷的手指頭。
住持走進廚房後，發現地上水桶內有七、八尾靜止不動的泥鰍，便問：「牠們都死了嗎？」
「沒有啦！師父，魚如果死了，就會沉底或翻白肚哇！呵呵。」
「嗯。」
「牠們在睡覺啦！」阿呆一邊洗鍋一邊回答，並且叫喚小英準備開飯。
「眾生雖然平等，」住持不禁感嘆道：「然而靈性卻有高低的差別。如果我是這水桶裡的泥鰍，現在怎麼還能睡得著覺呢？」
阿呆：「師父真是愛開玩笑。您是尊貴的法師，怎麼會拿泥鰍來挖苦自己？」

第十四天。
手指的傷口終於癒合了。
阿呆又開始熟練地刮鱗、挖鰓、剖肚、掏空腸膽、去骨、洗掉血水……
「你的身手真俐落，一隻接一隻卻不會手忙腳亂。」住持說。
阿呆靦腆地吐吐舌頭：「師父這樣誇獎我，讓我不知道該感謝，還是該躲避。」
住持整個人彎下腰，臉龐貼近砧板，眼睛凝視著那些躺在受刑台上的魚。
「師父，您在做什麼？這樣我會不好工作。」阿呆被住持的舉動嚇一跳。
「我在體會一件事——這個世界的本質是苦的，從來沒有例外。」
阿呆：「什麼意思？不懂。」
「唉！算了。嗯……我只想看這些魚的瞳孔有沒有放大。」

第十五天。
阿呆早已忘記手指曾經受傷的事。
他還是熟練地刮鱗、挖鰓、剖肚、掏空內臟、去骨、沖掉血水……
當他想從水桶裡捉起下一條魚時，由於這條魚掙扎得很厲害，一抓就從手中滑掉。改用兩隻手再捉，魚一樣使出渾身的力氣抗拒。這種情況重演了幾遍，阿呆的上衣也被水花濺濕了，沒想到，最後魚還是從半空中摔落至地上。此時，魚雖然已經頭破血流、嘴巴開開合合喘不過氣，但牠還是劈劈啪啪不停地跳動。
阿呆眼看著這條魚，竟從流理台邊甩跳到廚房門外，足足愣了好一會兒。
住持目睹這番情景，頓時感慨萬分：「動物都以最誠實的方式來面對死亡，人也是動物吧？」

第十六天。
吃完飯，住持單獨邀阿呆一起去放生。
阿呆問：「師父，為什麼要放生？把食物倒進河裡，不是很可惜嗎？」
「哪有人這樣講的？我們是要讓魚回到牠原本的家。」
當住持把買來的魚一袋袋放入溪中，阿呆卻瞪大眼睛，猛拉住持的袖子情緒激昂地說：「嘿！師父！這些魚還真不懂禮貌，我以為牠們至少會浮出水面向咱們表示感謝，怎麼一整票連說聲再見也沒有？馬上全潛入河底跑個精光！」
「呵呵……」住持聽了莞爾一笑：「因為牠們實在是嚇壞了，擔心你會突然反悔呀！」

第十七天。

吃晚飯時，阿呆不斷地跟小英說他昨天放生的整個經過。

「我的寶貝女兒，你有沒有發覺爸爸很偉大？」

「嗯！我以您為榮。」小英聽得仰慕至極，忍不住讚嘆。

「呃……」住持也跟著這對父女笑著。

第十八天。
今天是星期六，寺院裡舉辦共修法會，來了很多的師兄、師姊。
阿呆在回家煮飯之前，已經找機會告訴每位師兄、師姊：「師父前天帶我一個人去放生。嘿嘿嘿！」
「真是菩薩的行為呀！」「師兄好慈悲呀！」「我們要跟您學習呀！」
這整天下來，阿呆覺得內心真是法喜充滿。
「師父！」晚餐的時候阿呆對住持說：「下次如果又有機會放生，一定不可以漏了通知我喔！」
「好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以後寺裡有關護生的事務，就交給你了。」

第十九天。
一樣是傍晚用膳時間。
阿呆：「師父，您從出家以前就吃素嗎？」
住持：「是的。」
「這樣看來，師父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吃素囉？」
「是的。」
「為什麼您這麼早就想吃素？有特別的原因嗎？」阿呆問。
「因為一切生靈，牠們心中所盼望的是即時救贖，而不是我們年老後的無盡懺悔呀！」住持答。

第二十天。
附近人家養的母豬大概餓了，不停地嚄嚄叫。
住持聽見了便由感而發：「在地球，每年有超過10億隻的豬被屠宰，平均每一天，至少就有270萬隻豬含怨而死。」
阿呆：「老天！怎麼會這樣？10億隻耶！大家怎麼可以這麼殘忍呢？」
「是啊，要是人們都不犯錯，這個世界將會很美好。」
「聽到這種消息，真的好難過，還好今天晚上我們沒有吃豬肉。」說著說著，阿呆的兩滴眼淚就快掉下來了。

第二十一天。

住持脫鞋走入阿呆的家裡，發現客廳懸掛了一幅藝術畫，主題是兩條悠游快樂的魚。於是，他停下腳步趨前觀賞。

「整張圖看起來詩意盎然，是不是很有禪境？」

阿呆接著說：「師父，您喜歡嗎？我可以送給您哦！」

「謝謝。但我不要，因為它是假的。」

阿呆感到錯愕：「怎麼會？它是實實在在的真品，我很確定。」

住持：「呵呵！我說它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」

「師父，您怎麼能這樣說呢？」

「請看看人類的每一間廚房！那才是我們真實對待牠們的方式。紙是真的，油彩也是真的，但只有心中完全不再有殺念，詩意盎然也才會是真的。」

「嗯……」阿呆聽完想了片刻：「師父的解釋好像也有道理。那還是繼續把它掛在牆上好了，就當成牠們美麗的回憶。」

第二十二天。
住持看見阿呆又在吃魚。
「你煮的魚還挺香的，好吃嗎？」
阿呆：「嗯嗯……好吃！好吃啊！」
小英也附和：「爸爸煮的魚，最好吃了。」
「其實，好吃只是一種經驗而已。」
「嘿嘿！可是人家很珍惜這樣的經驗耶！」
住持看到小英在場，便把想說的話忍在肚子裡。
其實他真想告訴阿呆：「魚肉會好吃，是因為你是吃的那個人，而不是被吃的那條魚呀！」

第二十三天。
今晚阿呆家的主菜是一盤烤雞。
用餐至一半，住持說：「現在飼養的雞，從孵出來到送去市場販賣，時間是越縮越短了。」
「要幾個月？」阿呆問。
「以前要70天左右，現在大概只要45天。而且，這些45天就上市的雞，比過去養70天的雞還要肥三分之二。」
「哈！」阿呆笑說：「人類還真是厲害。只可惜我們養孩子就無法這麼有效率，但也許科學家能朝這方面來努力。」
不過，小英聽見住持所講的話，反倒望著那隻全身被烤熟的禽鳥：「噢！牠的生命竟然只活45天，會不會太可憐了，為什麼養雞的叔叔不讓牠活久一點呢？」
阿呆覺得啼笑皆非，他看著小英：「我的乖女兒啊！養雞叔叔開的是肉雞場耶！又不是在開寵物店。」

第二十四天。
昨天才吃完烤雞，傍晚的新聞就報導東南亞傳出禽流感疫情，當地政府準備緊急撲殺十萬隻雞。
「師父！為什麼雞那麼會感冒？」開飯不久，阿呆便問。
「把幾萬隻雞關在小小的空間，讓牠們連走動都嫌困難，其中只要一隻感冒，你覺得在這種居住條件下，互相傳染的速度將有多快？」
「嗯，聽起來真的會比細菌繁殖的情況，一變二、二變四……還更快。不過看到一次就要銷毀十萬隻雞，心中還是有點替這些動物感到悲傷。」
住持發現他難得這麼有慈悲心，於是說：「你知道地球一年有多少隻雞，被人類屠宰吃進肚子嗎？」
「5000萬？」阿呆瞪著天花板想了一會兒：「還是5億？」
「保守估計至少450億隻。」
「我的媽呀！這是什麼數目。」只見阿呆瞠目結舌、頓口無言，最後他才咕噥：「這種訊息聽了

讓人覺得更難過。剛剛恰巧有談到細菌，不如把這450億想成是左右蠕動的細菌，這樣心頭可能會好過一些。」

第二十五天。
阿呆邊喝湯邊抱怨：
「現在社會的治安真不好。有的人惡貫滿盈，犯了不知多少罪，僅僅被判個十幾年，最長也只判到無期徒刑。然後過一段時間，又能假釋出來外面逍遙了。」
住持：「所以，看來還是動物最可惡。」
「什麼意思？」滿頭霧水的阿呆：「為什麼師父會突如其來說動物最可惡呢？」
「不然，為何大家都要判牠們死刑？」
「哎！這……」阿呆當下語塞，接著他嘟起嘴：「嗯……就沒有不必判動物死刑，而又可吃到肉肉的方法喔？假使能這樣，那就兩全其美了。」
「要兩全其美也不是沒辦法，只怕你們不願意。」
「有這麼如意和理想的事？怎麼可能會不願意呢？」阿呆一聽感到十分雀躍。
「你要去荒郊野外，撿剛死掉的動物回家煮嗎？」住持告訴他：「動物不但一出生就被判死

刑，人類還刻意讓牠們不斷受孕，如此才能世世代代繼續判牠們死刑。」

第二十六天。
今天從早到晚阿呆都食不知味，腦袋瓜就忙著胡思亂想，一秒也沒浪費。
「我既不是法官，也不是刑場的執刑官，怎麼有權判動物該死呢？」
「為何土裡只會長出蔬菜植物，卻不也長些不流血的肉肉植物？」
「當法官要判人家死刑的時候，至少也要宣讀個罪狀吧？」
「查，魚、豬、雞、鴨、牛……由於你們的肉肉好吃，違反自然界生存的第一條條文——只有身上肉肉很難吃的動物才能平安活著——因此，各路人馬皆可自由動手。」
「天哪！這樣我以後每頓飯要怎麼吃呢？」
「你看起來好像心事重重？」住持發覺他似乎不太對勁。
阿呆聽見師父的聲音，才從恍神中清醒過來：
「呃……沒有。我只突然覺得……自己對法律條文產生一些興趣。」

第二十七天。
阿呆的心情一樣不太好。
昨天的肉食量，墜落到只剩以往的百分之二十。
今天是百分之三十。

第二十八天。
阿呆相信自己還不是很正常。
他心想：
「動物雖然很可憐，但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吃牠，如果就這樣不吃肉，將來會不會有遺憾？」
「有許多師兄、師姊也都沒吃素，是不是等時間到了，大家自然就能吃素呢？」
「我的時間應該還沒到，要不然怎麼這麼難以下定決心？」
「沒錯！我的時間一定還沒到，等時間到了，自然就會吃素，一點兒都不必勉強。」
「嗯，如此想通之後，今天夾肉肉的筷子，就沒有像前兩天那麼沉重了耶！」
阿呆發現這樣的思考十分值得，縱使整個過程苦悶不已，然而此刻卻如釋重負。
「反正我敬愛的師父不會勉強我，師父這個人真好！」他看著住持和藹的臉龐，心裡甜甜地想著。

第二十九天。

時間多過了一天。

阿呆的肉食量，已拉抬到先前的百分之七十，一切都因為「時候未到」。

第三十天。

時間又過了一天。

阿呆吃肉的表情，已重新浮出昔日的笑容。理由還是「時候未到」、「等時候到了，自然就會吃素」。

第三十一天。
時間雖然不停地前進，但似乎也讓人看不到止盡。對嗜吃如命的人而言，說白了，時間就只能搔起他的回憶。
「好像已經有四個多月沒吃螃蟹了耶？」望著昭告時間的日曆，阿呆掐指算著。
今天的肉食量，當然轉折向上，達到平日的五成。

第三十二天。
住持眼見阿呆的肉食量，又恢復到原來的水準，於是吩咐他帶大夥兒去放生。
這次小英也跟去了。
在把魚一桶一桶放入海中的時候，小英說：「爸爸，放生好好玩喔！」
阿呆：「對呀！在這個世界上，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了。因為平時有很多魚都犧牲給我們吃，現在我們去買這些魚放進海裡，就是為了表達對牠們的感激。」
小英：「謝謝這些偉大的魚。」
在一旁的住持心想：「我還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解釋放生，如果放生只為了贖罪，那我就不必來啦！」
阿呆還叮嚀小英說：「魚奉獻自己的身體讓人類做成菜，妳要是真的感謝牠，以後吃飯就要乖乖地把魚吃得很乾淨，這樣才不會對不起牠。尤其，我們家裡沒有養貓。」

第三十三天。
看來想透過放生讓阿呆學習珍視生命，短期內是無法得到功效了。
住持只好在用餐時另闢話題：「上次你說你對法律條文產生一些興趣，對吧？有一件事情我老是想不通。」
「哦？會有啥事可以煩惱師父？」阿呆好奇地問。
「是啊！有很多國家的動物保護法規定，如果虐待動物致殘，要被判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——等於說有可能必須去坐牢。可是同樣這些法律，卻又規定牛、羊、豬、雞等牲畜，並不在保護的範圍之內，人可以隨時奪走牠們的性命烹煮來吃。這實在讓我感到困惑。」
阿呆聽了捧腹大笑：「哈哈，這些國會議員還真是天才！他們是如何辦到的？」
「另外，美國有一對未成年的兄弟，把狗放進微波爐烤死了，結果被法官各判十年的有期徒刑。然而每天這麼多人把螃蟹活活蒸熟，不僅沒受到

制裁，反而手藝高超的廚師還能獲得掌聲，甚至頒獎和上電視。這些現象令我怎樣也搞不懂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已經笑出眼淚的阿呆：「師父！或許是您吃素太久了，當然無法理解那些愛吃肉的人心中的想法。」

第三十四天。
這晚，住持指著桌上的菜餚問阿呆：
「看到這些魚讓我忽然想起——你認為動物被人吃了之後，牠的神識會去哪裡？」
「哇！師父，您提的問題好哲學喔……」阿呆頻頻搔著後腦勺：「魚死了，應該是繼續去當魚吧？」
「那牛被人吃掉以後呢？」
阿呆歪著頭想：「嗯……牛死後，應該也是繼續去投胎努力當牛吧？」
「若按照你的邏輯，人死後豈不就一定繼續來當人？」
「事情不是本來就該這樣嗎？」阿呆問。
「如果是這樣，人未免也太幸福了。」住持說：「你信佛教這麼久，都沒聽過『六道輪迴』或『生死流轉』嗎？」
「啊！有有有！所以師父的意思是：魚或雞死後也可能來當人囉？可是……」這時阿呆反而疑惑地自言自語：「假設這些魚呀！牛哇！雞呀！死翹翹都來當人，那人類以後三餐要吃什麼？」

第三十五天。
傍晚時分。
住持走進廚房後，看見阿呆用三根手指將鰻魚扣住，捉到流理台上。
阿呆說：「師父，等一下會很血腥，您要不要先在客廳坐一會兒，等我料理好了再叫您。」
「不用，你忙你的，不必管我。」住持答。
於是，阿呆就拿起尖釘猛然戳入魚頭，將鰻魚固定在木製的砧板上。這時鰻魚彷彿一條失控的皮鞭，在砧板上啪啪啪的甩打。阿呆按住鰻魚的身體，只劃一刀就把牠剖成方便燒烤的長條狀。接著，阿呆把鰻魚的頭切掉，拔起尖釘。此時，客廳裡的電話剛好響了起來。
住持一臉鐵青讓道給阿呆，阿呆隨便浸個手，便匆忙地跑離開。
這通電話是老朋友打來敘舊的，講得特別久。過了二十幾分鐘阿呆走回廚房，住持的表情藏不住憤慨。
「師父，不好意思，讓您久等了，剛剛那是……」

住持截斷阿呆的話，突然將手一揮指著鰻魚的頭：「你看看。」

阿呆湊近一瞧，發現已隔快半小時，鰻魚的頭竟還在血泊中顫動，眼睛直直瞪著對面的身體，而那肚肉外翻的魚身一樣隱隱抽搐。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阿呆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，他忽然失去勇氣再補上一刀，同時也沒把握是否這樣牠就完全不會再動。人和魚，剎那間僵在原地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住持難掩痛心地說：「只要你離開不超過六小時，等你回來，這條鰻魚可能還在為了活命而掙扎。世上最大的痛苦及最深的怨恨，也不過如此。」

第三十六天。
無可避免的，師徒之間最近將有一陣低氣壓。
住持和阿呆相對而坐，兩人各自默默吃飯，沒有交談。
秒針已不知繞了幾圈，這時阿呆才難過無比地開口：「師父，我以後不會再殺魚，也不會再殺雞或其他動物。」
住持抬起頭看他一眼，隨後才點頭。
阿呆：「因為殺生實在是太殘忍了。」
住持聽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慈悲是不必學習的，是人自然而然就能從心中湧現，反而殘忍是要鐵了心才能學會它。」

第三十七天。
心中還是存有矛盾的阿呆問：「師父，吃肉真的是一件錯誤的行為嗎？」
「如果說吃肉是對的，當自己養的寵物死了，為什麼不煮來吃？埋掉牠豈非製造浪費？」
「可能是人與寵物之間有感情。」阿呆說。
「什麼動物把牠歸於有情對待，又什麼動物把牠歸於無情對待，會有這些分別，通常只為了滿足私心。」
「嗯……不過似乎大多數的人，都習慣吃飯的時候碗裡要有肉。」
住持：「人對於吃肉，已經習慣到像每天要看一下新聞那麼自然了。一條魚躺在盤中，誰曾在乎牠經歷過何等的痛苦，而且這些痛苦，卻沒有任何人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。我問你，光人類把魚撈離水面，你覺得這條魚會怎樣？」
阿呆想了幾秒鐘：「呃……會喘不過氣，無法呼吸，最後很難受地死去。」
「是的。這就像有人從背後綁住我們的手，然後拿著塑膠袋套住我們的頭。」

第三十八天。

阿呆邊吃飯邊問：「師父，可是我又想，就算自己不殺，請魚販或雞販動手，其實殘忍的情況也是一模一樣。我們只是把這份差事或惡業，轉交給別人一起承擔。」

「這次你說對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最好的辦法是什麼，你的心中應該早有答案，所以也就不太需要再問過我了。」住持露出一絲微笑看著他。

「嗯……吃肉這種事，明知是對動物缺乏道義的行為，但又做不到約束自己不吃。」阿呆苦惱地說。

「覺得吃飯要有肉，是一種習性。修行，就是為了要改正習性，而非一昧順著原本的習性。當一個人認為別人的生命不重要，只有自己吃得開心才重要，那真是一件糟糕到不行的事情。總之，在煮菜掀開鍋子的時候，我們的慈悲心，不應該也被廚房的排油煙機給吸走了。」

第三十九天。

「師父，為什麼有人可以做到不吃肉？」這個問題阿呆連想了好幾天。

「因為他們能正視動物所遭受的苦難。」

阿呆聽了無言以對。

住持隨後又說：「前一陣子，幾位吃素多年的居士來拜訪我，他們也問：為什麼有人做得到把肉吞下去呢？」

阿呆反倒難為情地笑出來：「那您是怎麼回答的？」

「因為他們對動物的痛苦視若無睹，如此才有辦法吃得了牠。」

第四十天。
阿呆問住持：
「師父，植物不是也有生命，那吃植物算不算也是殺生呢？」
「你真的覺得吃下一棵蔬菜，與吃下一隻烤乳豬是相同的行為？」
「……」阿呆不知該怎麼答覆。
「不然這樣說好了。我曾看見你家庭院種的李子，成熟之後掉了滿地，可是等動物長大了，我卻從沒看過牠的腿會自動掉下來。」

第四十一天。
阿呆：「師父，吃素和吃肉哪一個比較營養？」
「呵，這麼說吧！如果你把五穀埋進土裡，它們會長出一株株的小麥、小米、稻米、大豆、紅豆。然而，當你把一支雞腿埋進土裡，那麼結局就只會剩下腐爛。從五穀與雞腿所蘊含的潛能來看，你認為蔬食與葷食哪一個比較營養呢？」

第四十二天。
阿呆今天的心情頗佳，但並不是因為他知道蔬食比葷食營養。他對小英說：「爸爸前陣子買的基金一直創新高，所以今晚為妳加菜慶祝。」
小英：「謝謝爸爸。」
住持聽阿呆這樣講，於是說：「哦，你的基金不斷地創新高？那師父告訴你一件事，地球每年的平均溫度也不斷地創新高。」
「嗯。」阿呆問：「然後呢？這樣有什麼問題？還是我應該去買進冷氣公司的股票？」
「不！我是擔心地球的溫度持續創新高之後，未來終有一天，世界上每一家公司的股票都要創新低，從此永永遠遠再也不復返。」住持意味深長地說。

第四十三天。
阿呆的基金又創掛牌以來的新高價。
晚餐時，阿呆想到便問：「師父，以後我們的氣溫會升到多高呢？」
「世界各國若不肯合作改善，在本世紀末，台灣有可能就會升到攝氏43.5度。至於再下一個一百年後會怎樣，希望到時還有人能夠快樂地生活。」

第四十四天。
阿呆昨夜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身體就像煎魚一樣翻來翻去。他忽然開始有點兒擔心——地球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大禍臨頭。
「師父，如果地球哪天變成一台烤箱，那還得了？」一開飯阿呆就說。
「是的。」住持答：「誰叫大家這麼喜歡製造溫室氣體，像二氧化碳和甲烷之類的？」
「為什麼會有人不懷好心，去排放這些東西讓世界滅亡呢？」阿呆無法理解地問。
「主要緣故是使用化石燃料，例如火力發電。另外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大家愛吃肉。所以講到最後，其實都是人類自己選擇走上這條路。」
「什麼！師父，您可別唬我！吃肉肉竟然會和地球滅亡有關係，太不可思議了！」
「這沒什麼好驚訝的。」住持望著阿呆娓娓道來：「過去人類每年讓兩個台灣面積大的森林從地表消失，目的只為了闢成牧場，或是種植飼料作物餵養牲畜。原本我們能利用森林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如今人類卻為了吃肉寧可自毀長城，

因此地球想不發高燒也難。光單單一個畜牧業，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超過所有交通工具排放量的總和。還有，由於全世界每年飼養15億頭牛，一頭牛的排泄物是一個成人的16倍，因此等於讓地球多承載了200億人的糞便。這些牛糞不但嚴重污染土壤、河流與海洋，而且糞屁裡的甲烷，更佔了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一，導致酸雨的氨則佔了全球的三分之二。這些酸雨形成之後，又接棒來傷害僅存的森林和土壤……」

「唉！怎麼會這樣？」阿呆還沒等住持講完就仰天長嘆，「牛不是已經有四個胃在消化了，為什麼還那麼會大便？」

第四十五天。
住持看見小英買了牛肉漢堡，獨自坐在庭院的樹下邊玩邊吃著。
開飯後，住持對阿呆說：
「呵呵，師父提一個問題。你覺得面積兩坪的森林大不大？」
「呦！應該很大吧！如果把兩坪的森林分散種在庭院，我們家一定是綠意盎然、鳥語花香。」
「是啊！不過剛才小英吃了那顆漢堡，也等於吃掉地球約兩坪大的熱帶雨林。」
「為什麼？」阿呆簡直不敢相信。
「因為漢堡內不只是夾了蕃茄和萵苣，裡面還夾著一塊厚牛肉。」
「哦！是由於像師父昨天講的，人類剷除森林用來牧牛或種飼料作物哇！可是，這……」阿呆吞吞吐吐地說：「這……應該是……賣漢堡的人要去負責吧？」
「是嗎？但我看電視上的廣告，它反倒是唱『麥當勞都是為你』耶！」

第四十六天。
阿呆吃飯時抱怨：「最近物價一直上漲。記得以前幫小英買球鞋伍佰元有找，現在動輒要價壹仟、兩仟塊錢，好像在逼人打赤腳出門。」
「爸爸！那雙舊鞋子已經穿到天天對我開口笑，您不要還再捨不得。」小英滿腹辛酸地說：「老師上課有講，東西會變貴，主要原因是地球上的石油越來越少了啊！然後電費變貴、土地變貴、工人的薪水變貴、連其它生產材料也全都變貴了。」
「說的也是。」阿呆無奈地答：「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要節省資源，不然，通膨會變成搶走荷包的土匪。」
「地球上的石油會快速耗竭，與民眾喜歡吃肉也有直接的關聯哦！」住持看著他們父女倆：「經過專家研究，生產動物性的食品，例如豬牛雞鴨，比生產植物性的食品，例如蔬菜水果，多使用60倍到100倍的能源。」
阿呆聽住持這麼說，想起自己是個標準的肉食族，連忙低頭扒飯不敢再多嘴。

但是他隨即又想到——身為主人悶不吭聲有失禮節，只好顧左右而言它：「嗯，乖！小英快吃，今天外面天空有很多星星，等會兒妳去看看它們有沒有對妳開口笑？」

第四十七天。
住持一走到阿呆屋宅的外牆，就發現他蹲在庭院栽花育草。
「唔，看來你們家很快就會有花園了。」
「師父，沒有啦！因為風沙大，不種一些東西，房子裡面就經常要擦擦洗洗，很麻煩。」
事畢大家一起吃飯時，住持告訴阿呆：「你剛才忙著在移植花草，讓我聯想到地球沙漠化。」
「什麼是地球沙漠化？聽起來有點兒不祥……」
住持：「地球每年有超過1.5個台灣面積大的土地變成貧瘠的沙漠，由於這項原因導致生活遭受威脅的人高達10億。以大陸為例，目前就有超過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逐漸沙漠化，這個面積是全境耕地的2.5倍。在半乾旱地區，人類大量放牧牛羊把植被破壞殆盡，讓原本青蔥的草原變為黃澄澄的廢地。此外，在比較濕潤的區域，大家同樣過度開墾當做牧場，這些林野也由於掠奪式的經營最後成為不毛之地。總之，一切全是為了牛和羊。」

「那牛和羊還真是殘忍！」聽到這裡阿呆突然放下碗筷打抱不平，「自己製造出一處處的沙漠卻要駱駝去走。」

第四十八天。
小英在庭院邊澆花邊玩水。
阿呆看見了大喊：「嘿！調皮鬼！把水管收起來，去換件乾的衣服準備吃飯了。」
剛好在一旁的住持便問他：「你覺得……小朋友這樣玩水不妥嗎？」
「不是嗎？自來水是要錢的耶！」
住持笑著說：「你應該有喝過珍珠奶茶吧！一杯珍珠奶茶500cc，但如果有人吃了一塊200公克的牛肉，就等於喝掉8600杯的水。」
「真是難以想像。」阿呆吃驚地問：「牛是整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喝水和尿尿嗎？不然怎麼用水這麼兇？」
「先不論大型的屠宰場。光一間中型的屠雞工廠，一天就得用掉100萬噸的自來水。從剛開始的飼養到最後的清洗屠體，肉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全是依靠水資源來支撐。你知道嗎？同樣生產1公斤的肉和小麥，肉類的用水量是小麥的100倍。縱使拿最耗水的稻米相比，肉類的用水量仍然是稻米的10倍。總括來說，一位肉食者終生所消耗的水

量，是一位素食者的15倍。聽到這裡，你覺得小英玩水算不算『很』浪費呢？」

第四十九天。
吃晚飯時，阿呆一向習慣在桌上多放一個碗，專門做為喝湯使用。今天，住持刻意凝視這個空碗許久。
「師父，有什麼問題嗎？您該不會認為我每天多洗一個碗浪費水吧？」
住持搖頭：「我請問你，你家養了幾個人？」
「嘿！師父明知故問，當然就我和小英啊！」阿呆答。
「呵呵，從不同的層面來說，似乎並非這樣喔！看見你手邊的空碗，讓我想到你家像是養了18個人。」
「不會吧？哪時候我娶了三妻四妾，同時又生了一堆的孩子？」
「別懷疑。」住持緩緩地講道：「因為人類每年把幾億噸的玉米、燕麥、黃豆拿去餵養豬牛雞羊，所以依據統計，一位肉食者終生的穀物消耗量，是一位素食者的12倍。這意謂當你吃一餐的時候，身邊隱約有11個人面前擺著空碗只能餓肚

子。由於小英食量為大人的一半，因此我說貴府等於養18個人——18個吃全素的人。」

「但就算如此，在現實的生活裡，並沒有人因為我們吃肉而真的挨餓呀！不是嗎？」

此時住持反問阿呆：「這樣說來，那地球上每天有兩萬個兒童因營養不良而餓死的新聞，是假的囉？」

第五十天。
阿呆心裡嘀咕著：「天哪！想不到吃肉肉和饑荒餓死人也有關係。」
「在這個世界，如果一個人不幸出生在落後的國家，牛肉竟然會比他的命還重要！」
「我們一定不能把這個消息傳到非洲去。」阿呆摸著小英的頭，心中悶悶地想。

第五十一天。
剛嚥下第一口飯，阿呆就說：「師父！從今天起，我再也不吃牛肉、豬肉和雞肉，反正只要食量大的動物，我都不吃。」
小英聽了彷彿被雷打中，愣愣地看著她的爹。
這樣的宣示連住持都感到很意外，於是便問：「為何會挑『食量大』的動物不吃呢？」
「因為說來說去，都是『胃』惹出來的禍。愛吃的、被養的、營養不良或餓死的，都和它有關。」阿呆撇著嘴說。
「呵！是我前天的那席話觸動了你嗎？」
「我想應該是昨天在摸小英的頭，那時候觸動了我。」阿呆深深吸一口氣：「做為一位父親，我沒辦法想像有人必須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女兒餓死，卻無能為力。他們已經夠可憐了，我們不能為了牲畜還與難民搶糧食。」
「爸！」只是這時候小英氣得直跺腳，「你沒事幹嘛摸我的頭？那我以後不就不能吃牛肉堡或豬肉堡了？」

「哎！對呀！」阿呆一聽才想到，「真糟糕……只吃上下那兩片麵包這樣不行嗎？」

第五十二天。
阿呆幫小英夾一塊魚肉：「來！雖然沒有豬肉、牛肉，至少妳還有新鮮的魚吃。在這個世界，有很多和你年紀一樣的小朋友，都是搓著空肚子上床睡覺的。」
「爸，那些小朋友肚子這樣搓，就會覺得比較好受嗎？」
「呃……女兒，你的問題把我考倒了，大概是吧？學校課堂不是都教『摩擦生熱』、『熱脹冷縮』嗎？不過……」講到這裡阿呆忽然疑惑地望著住持：「是誰教非洲兒童這些物理知識的？」

第五十三天。
阿呆這幾日心情都很愉快，雖然他也是有點兒想念牛肉、豬肉和雞肉的味道，但他覺得自己下了這個決定以後，無形中好像救了許多撐不過明天的小孩。
「至少，把能夠搶救生命的穀麥拿去餵豬餵牛，而最後的目的卻又只是把豬牛宰來吃，人類根本毫無理由這麼做。」阿呆越想越喜歡自己。
「師父，我從小到大都以為世界鬧饑荒，是因為糧食生產不足，從沒想過竟然會是大家見死不救的結果。」用餐的時候阿呆說。
「自從工廠化的農場出現之後，作物就不再像從前只負責養人了。原本地球上是不該出現糧食不足的，因為一畝的土地如果用來種馬鈴薯，可收成10000公斤，但當這一畝的土地被拿來種餵牛的穀物，最後只能生產出75公斤的牛肉，這就是問題的癥結。單在美國，就有三分之二的農地用來種牲畜所吃的飼料，而且最荒謬的是——牛肉沒有馬鈴薯營養！」

「難道這些養牛的老闆，都沒想過試試用馬鈴薯來餵牛嗎？這樣聽起來代價還真不小。」阿呆說。

「嚴格講，大家只是在偷竊子孫的糧食來達成吃肉的願望。」住持看著他，「等世界各國這些農田的地力退化、沙漠化、或土壤流失、或因為超抽地下水供畜產業使用——導致一片片綿延千里的土地從此缺乏水資源無法再耕作……這時就等於宣告全球性的饑荒將無情地到來。」

「那會死非常多的人耶！雖然倒楣受苦的不一定是在我們這一代。」

「嗯。可能是牛肉、豬肉實在太好吃了，已經自私習慣的人們認為這樣值得呀！」

第五十四天。
吃完飯，阿呆陪住持走回寺院。
路上，阿呆開口說：「真想不到吃素竟然能夠拯救地球，同時還可以拯救人命。相反的，也想不到吃肉肉有可能會摧毀地球，最後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。」
住持答：「曾經有個印地安族的酋長說：『發生在動物身上的事，很快就會發生在人類的身上，因為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聯繫在一起。』若從佛教因果業報的思想來看，也是一樣的見解。當人們無時無刻殘害生靈卻只為了取悅自己，終將無法避免遭受相同的結局，這一切都很合情、合理與公平。」

第五十五天。

「對於沒吃素的人，是不是像我這樣，平時只吃魚會比較好？」今晚阿呆打開話匣子：「不但為地球儲存了資源，而且，也不像有的人去吃五分熟的牛排，然後還在互比誰的動作優雅。」

「如果拿從前來對照，你已經進步很多。不過老實講，就算只吃魚，也不是一個完善的做法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住持：「由於人類過度捕撈，目前全世界15個主要漁場，其中11個幾乎已經面臨竭盡。當人們抓不到想要的漁獲量，就改用越細密的漁網作業，也就是無論大魚小魚都不放過。科學家在不久前提出警告，若依照這樣的速度惡化下去，四十年內，地球的海洋將再也看不到魚類的蹤跡。」

「噢！」阿呆聽了非常詫異。

「另外，」住持又補充，「從殺生數量的角度來說，由於魚的體型小，隨便一餐就可能吃掉好幾條的生命，這樣的殺業也很重。」

第五十六天。
儘管上班時兩隻手在忙，然而阿呆的腦裡，也忙著為他心愛的魚展開天人交戰。
「想不到只關心豬和牛是不夠的。」
「地球一天天的沙漠化，把人類一天天的逼向海邊，大家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……不過我突然發覺自己的餐桌也在沙漠化，好像可以預感會有那麼一天，再也不能開開心心地吃魚……」
「哎呀！這樣不對！」想到這裡阿呆責備自己一聲，「吃魚畢竟是殘忍的，怎麼可以說『開開心心』呢？」

第五十七天。
猶豫了一個下午，阿呆還是買了一尾已經斷氣的魚回家。
晚飯時，阿呆望著盤中的魚說：「請師父為我開示慈悲少吃肉的道理，讓我的內心停止掙扎。喔！老實講，內心有掙扎還蠻辛苦的。」
住持：「天底下，很難再有像素食與肉食這樣的價值之爭。有的人一餐不吃肉都受不了，有的人卻能一輩子遠離它；有的人能笑臉盈盈把活蝦沾醬放入嘴裡，有的人卻寧可餓死也不願意吞進眾生肉。」
「嗯！大家對於生命的價值，觀點似乎很歧異，說來也真是奇怪。」
「其實，這都是由於學校教育我們要愛護動物，但也要吃肉；一方面認為憐憫是高尚的美德，但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不必同情牲畜的遭遇。」
「對呀！小時候我就是這樣被老師搞到快人格分裂，接著就無所適從到現在。」阿呆趕緊裝出很無辜的樣子。

「所以，一個有智慧的人，就必須正視這樣的矛盾，然後誠實地問自己：到底動物們有沒有活著的權利——就像你疼愛的小狗一樣？我是否要讓良知的罐子裡，繼續裝滿動物的苦難和鮮血？」

第五十八天。
由於被事情耽擱，阿呆來不及在開飯時間把菜煮好，住持便先在阿呆家的後院兜圈。
散步到一半，住持的口中開始唸唸有詞：「囚禁、欺負、虐待、刺喉、放血、哀嚎、燙水、拔毛、剝皮、剖腹、肢解、剁碎、油煎、火烤……」
阿呆隱約聽到內容覺得很好奇，從窗戶探出頭來：「師父，您在和誰說話嗎？」
「沒有。」
「那您剛才似乎在背誦什麼？」
「嗯。」住持走回廚房：「折磨動物並且吃掉牠，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，我之所以叨念一大串，是因為很高興自己與那些事情都無關。」
阿呆聽完臉上冒出三條線，只好傻傻地笑。
住持隨後又說：「人若不放棄吃動物，就等於日日夜夜都在做這樣的事。」

第五十九天。
大概是為了煮飯方便，住持看見阿呆把原本塞在口袋內的皮夾，掏出放在櫥櫃上。
「這是你新買的？」住持拿起它問：「真皮的？」
「是啊！真皮的比較耐用，可是不便宜喔！」
住持遲疑了片刻，把皮夾放回原處。
「怎麼了嗎？」阿呆邊炒菜邊看著住持。
「既然不吃牠的肉，也就不該使用牠身上的皮喔！相信你不會期望有一天，自己的皮膚被拿去當裝錢的工具，或是製成熱銷的精品。」
「啊！我完全沒想到。」阿呆一臉懊悔，等他喃喃地說完希望這隻鱷魚能夠原諒他之後，阿呆才又問說：「對了，師父！應該不會有人把人皮拿去做成皮包、皮帶、皮鞋吧？又不是在演驚悚電影。」
「你好像忘了世間是有輪迴的。」住持答。

第六十天。

一塊凹凹凸凸的鱷魚皮，卻讓阿呆開始關心「輪迴」及「業報」的議題。

「師父，我平常都有做功德耶！像我這樣的人，應該不會墮落為畜牲吧？」

「在這個世間，功過無法相抵。如果能夠相抵，富豪就可以拼命害人、殺人，最後再靠花錢做善事來了結。」

「用動物皮毛做的東西有替代品，可是……要完全吃素真的很不容易耶！肉肉這麼好吃。」阿呆聽了感到氣餒地說。

「當吃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，人們想要求自己素食就很難。可是，當你體認吃肉是一件違反道德、牴觸非暴力的行為後，你將連一口也咬不下去。」

阿呆抹了抹自己的臉：「一張愛吃的嘴巴，還要它去把良心叫喚回來，想嘛知道結果會怎樣。」

「倘若活在這個世界，肉食是人天生唯一的選擇，飲食的問題就與慈悲無關。可是，如果我們能有別的選擇——素食，而素食又比肉食更營養

健康，僅為了口慾卻造成動物悲慘的命運，這就不叫慈悲。」住持還告誡阿呆說：「無論是誰都應該懷著一個長遠的人生觀，為自己的來世想想，而不是只為了今生飲食的享樂寧願不計代價。」

第六十一天。

由於昨晚談到人死後有輪迴，所以今晚阿呆提問：「師父，如果一個人淪落至畜生道，要歷經多久的時間呢？」

「嗯，我沒辦法確切地告訴你將有多久，但可以保證會久到你昏頭轉向。」住持答。

「為什麼沒辦法有一個確切的數字？」

「因為<梵網經菩薩戒序>說：『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』」

「聽起來有點深奧......」阿呆抓了抓頭。

「其實，這個道理並不難理解。人一旦死後淪落為畜生，當因緣條件成熟，就必須償還曾經所造作的宿業。請想一想，這輩子自己曾吞下多少的動物？累生累世以來，又已吃進多少的生靈？你說這樣的命債，該用多久的時間來清償呢？」

「哇塞！」阿呆聽完真是欲哭無淚，「那怎麼辦？目前這輩子光魚蝦蟹我就不知吃了幾萬隻，雞少說也有幾百隻，還有豬、鴨、牛及其它海產......那我以後豈不是要一次次投胎還給人家呀！我突然發覺我的來世一片黑暗。」

「這些業，並非只有你獨自承擔。」住持說：「只要有參與或經手這些動物的，包括飼養、運送、屠宰、販賣、烹煮……的人，都將各按情節輕重共同承受。」

「但是，從過去世一直累積到今世，我可能吃了幾百萬隻以上的動物，這麼多條生命都因我而死，我怎麼償還得起呢？」阿呆的眉頭揪成一團，憂心忡忡地問。

「因果律的本質，就是公平正義，大家平常不都是期盼世界有公平正義嗎？」住持答。

「是啊！是這樣沒錯。但……現在我是加害者耶！」阿呆沮喪地說。

「今天你享用眾生肉吃得很高興，卻與被吃的眾生結下深海般的冤仇。等來日牠脫離畜生道當人，而你若正巧隨業墮至畜生道，因緣一成熟就換成他來品嚐你。這時換了軀殼的你就算悔淚交織，對著那個張開大嘴的食客喊說：『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向您磕頭賠罪！』也都沒有用。因為，當初你所選擇的，就是這種生生世世互吃的遊戲。」

「唉！我也相信道歉不會有用。」已傷透心的阿呆：「這些被殺被吃的雞鴨豬魚又不是聖人。」

第六十二天。

小英和同伴在庭院比賽跳繩。同伴每當輸了便不甘心嚷著再比一次，讓小英越來越覺得無趣，於是也耍起脾氣轉身跑進屋子：「不玩了！不玩了！我要去寫功課了。」

托著下巴坐在一旁的阿呆想：「連這樣的芝麻小事我們都不甘心，更何況把人家整個身體慢燉細熬又吃到屍骨無存，牠們怎麼會甘心而不討回公道呢？」

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也真想高喊『不想玩了！真的不想玩了！我要退出……』因為誰叫這場遊戲是公平的，誰也不能佔別人便宜。」

第六十三天

這晚一見到住持，阿呆就愁眉苦臉地問：

「師父，我這輩子肉吃那麼多，殺生也那麼多，有沒有辦法挽救？我可不希望哪天變成牡蠣，讓人筷子一夾放進嘴巴……」

「想補過，第一步就是要時時刻刻懷有懺悔心，並且承諾自己以後不再犯。」

「我是真心對被我傷害的每一個生命感到抱歉，但我相信事情不會那麼容易就扯平。畢竟我曾造成人家這麼大的痛苦，甚至用刀把雞和魚活活宰死。」阿呆自責地說。

「過去的惡業既然已造下，眼前最要緊的是應該用《中阿含經》〈鹽喻經〉裡的方法來補救。」

阿呆：「請您說詳細一些，好讓我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住持認真地向他開示：「一個人如果惡業做得多，善業做得少，惡業就像一大坨的鹽，而善業就像少量的水。當人把鹽放入水裡，由於鹽多水少，這些水將鹹得讓人無法飲用。那就如同惡業的果報，大到讓人難以承擔。」

「嗯。」阿呆專注地聽。

「但是，假若人在覺醒之後，願意努力修持善業，透過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為這些鹹水注入新的清水，而此人的壽命正好也很長，有足夠的時間把鹹水沖淡——甚至讓清水增加到像恆河的水那麼多，當他再來喝這些水的時候，雖然裡面鹽巴的總數並沒有減少，卻已經變得讓人有辦法喝下。這意謂原本需要承受的重業，最後以修行戒、定、慧的方式，得到現世提前輕報的結果。」

「如果能這樣的話，那就太好了！」阿呆拍著手高興地說：「師父剛才的話，不但讓我對人生恢復了信心，而且也讓我終於理解——為什麼這個世上有鹹水湖和淡水湖的差別了。」

第六十四天。

等住持坐下大夥兒一起開飯，阿呆有點羞澀地問：

「師父，請問您以前決定吃素的時候，嗯……有沒有發生什麼困難？」

「沒有。怎麼了嗎？」

「喔！算了！我明講好了。師父，您有聞到這一盤煎魚的香味嗎？其實我不是真的那麼想吃，可是我口水就一直吞不停，或許我的潛意識裡也是有一點想吃……哎呀！總之我實在很氣自己。請您告訴我怎樣才能抗拒這種誘惑。」

「呵呵。」住持安慰他：「要克制自己對肉類不動心，並非如你想像中困難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這就像我們去銀行辦事卻不搶劫的情況一樣。有時在銀行的櫃台後面，看見疊成一座小山的現鈔，金額可能有幾百萬，也可能有幾千萬。不過縱使看見了，你我並不會動起念頭去打劫，因為我們都知道那些錢本來就不是屬於自己的，所以這樣的非份之想也就不會有。」

「對！然後呢？」

「面對肉食料理的誘惑，也是相同的道理。當我們深刻地體悟——動物本來就不該成為餐桌上的食物，無論是誰都不應該把牠們的命劫走，如果你能這樣思惟，便不會起貪心去和自己的良心拔河了。」

「嗯。」阿呆聽到這裡點點頭，然後又嚥下一沱的口水。

「美食街裡的人潮，他們拿動物的生命來享受，這樣的作為就宛如銀行劫匪在花贓款一樣。當我們看見劫匪在揮霍贓款時，心中並不會羨慕，因為你比他們清楚搶銀行的下場，並且瞭解只有腳踏實地不起非份之想，日子才能過得平靜美好。今生今世不吃牠，來生來世才可避免同遭『命被打劫』的遺憾。」

第六十五天。
昨天餐桌上的那盤煎魚，阿呆在百般糾結中只夾了幾口，那吞下的滋味，真是好吃又痛苦。
這盤魚，今晚再度出現在大家的面前。
阿呆望著這隻腹部已被挖空一半的魚說：
「我過去都以為自己是個善良到不行的人，沒想到事實上卻是一個對動物毫不留情的人。」
「嗯……」住持靜靜地聽。
「都是因為人們太想吃，所以把很多殘忍的行為都合理化了。待會兒說是為了營養，待會兒又說工作辛苦應該善待自己。」
住持：「是啊！人就是這樣。我們已經有上百樣的蔬果可以變化菜色卻不知滿足，還非得要動物生靈慘遭不幸才行。你說這個世間怎麼會沒因果？」

第六十六天。
晚飯時看著桌上那尾煎魚，阿呆又向住持搬救兵：「師父，您還有其它的絕招嗎？」
住持說：「假使我有絕招，地球早就變成素食星球了。不過我倒可以問你一個問題——你吃的魚肉，新鮮嗎？」
「當然新鮮哪！這條魚生前曾經吞下什麼我都知道。」
住持忍俊不住：「也許我這樣講不怎麼好聽，可是哪有人說『屍體』是新鮮的呢？」
「嗯！」阿呆聽完用力敲兩下自己的頭：「為什麼我這個地球人，會喜歡魚死後屍體的味道？」

第六十七天。
小英盛完飯看了一下菜色，表情失望地問：
「爸！這盤魚我們已經吃了好幾天了，怎麼今天還是吃這條魚？」
「呃……對呀！爸爸沒有煮新的肉肉，因為……呃……因為魚長大得很慢，所以……我們……不要吃太快。」
「喔……」小英滿臉不解地嘟起嘴巴。
等到小英吃飽飯跑去做自己的事，阿呆才搖搖頭說：「最近我也開始有點想不通，為什麼拿別人身上的肉來大快朵頤，卻可以覺得很愉快，連自個兒哪時候修行修成這副樣子都不記得了。」
住持：「拿眾生的肉吃得津津有味，這本來就不是一位發心行菩薩道的人所應為。你是要動物看到你喊說：『啊！聞聲救苦的菩薩來了！聞聲救苦的菩薩來了！』還是『苦哇！恨哪！血盆大口的死神又來了！血盆大口的死神又來了！』呢？」

第六十八天。
今晚，阿呆掛著熊貓眼：「師父，因為實在太訝異自己不但菩薩沒當成，反而還變為讓畜生道眾生嚇破膽的死神。所以，昨夜懊惱到嚴重失眠。」
住持盯著他泛黑的眼眶：「我想也是。」
阿呆又開口：「說真的，如果仔細去想，『殺』是很可怕的行為、『煮』也是很可怕的行為、連『吃』都是很可怕的行為，只是我們都太習以為常了。」
住持說：「沒有什麼事比『吃』更平常了。不過，又有什麼事會比把人家的性命、身體吃掉還更恐怖呢？想像一下如果自己是一隻小卷，忽然要被一個長滿兩排牙齒的『大怪物』吞噬，會是怎樣的情景呢？」
看著盤中那尾滿目瘡痍的煎魚，阿呆沉重地嘆氣：「唉！今晚又多了『大怪物』的封號，連同昨天的『死神』、之前的『食屍鬼』，這下子可真的三位一體通通到齊了。師父，我們村子裡哪邊有賣安眠藥？」

第六十九天。
小英邊扒著飯邊抱怨：「爸！你好壞。為什麼這條已經吃到快沒肉的魚，好像都是我在吃？」
阿呆沒預料小英會這樣問，一時之間顯得不知所措。最後只好說：「呃……爸爸在考慮……把魚納入是我們的好朋友，就像貓是人類的好朋友一樣。」

第七十天。
魚肉被吃到越剩越少，魚骨就越露越多。傍晚阿呆把這盤魚又放上餐桌之後，突然發現牠此刻像極了一隻骷髏魚。
當小英飯吃到一半，把這條魚左翻、右翻想找出一塊像樣的肉時，阿呆覺得自己的心彷彿被揪著。
飯後他向住持傾訴：「原本好端端的一份生命，卻被我和小英蹂躪到只剩一副骨架，看起來就像一條含冤的幽靈，這都怪人類發明什麼『美食』。」
住持的神情一如往常：「讓動物流血流淚所換來的，怎麼會是『美』食呢？」

第七十一天。
揮之不去的骷髏魚，繼續擔任今晚餐桌上的主角。
小英一度還誤以為爸爸真的把她當成貓——專門負責幫助人類家庭清理魚骨頭的好朋友——於是便說：「爸！這條魚到底我們還要吃多久？」
阿呆吱吱唔唔不敢面對他的女兒：「嗯……呃……如果妳不介意的話……我是有點希望……能夠吃到天長地久。」
住持覺得阿呆這次答得還真妙。

第七十二天。
菜都煮好了，桌子上已經不見骷髏魚，但也不見這棟屋子的男主人。
住持推開廚房的後門，看見阿呆拿著鏟子蹲在後院挖土。
阿呆的腳邊放著一個瓷盤，裡面躺著的正是那尾陪伴大家多日的骷髏魚。
「感激這條魚讓我真正明瞭『生命』的真諦。」阿呆用他有生以來最感性的口吻說：「生命基本的權益是什麼？應該是『活著』吧！就是讓牠『活著』吧！不過，受了十幾年教育的我們，明知自己同樣是大自然裡的生命，卻又毫不在乎地宰吃這些能感知痛苦的動物。」
此時住持也蹲下，一起把沙土覆蓋在骷髏魚的身上：「在這貪得無厭的世間，不是只有財色名位才會讓人遺忘本性，連『飲食』，也可能讓人忘失原本純淨無染的本心。」
「這半個多月，我體會到一個道理。」阿呆長長吐一口氣，又用他這輩子以來最理性的語氣說：「當我們在吃眾生肉的時候，其實就等於吃進自

己，同時也等於吃進我們所居住的行星。雖然有錢可以讓人享受牛排，但就算把全世界的財富加起來，我們永遠也無法買回一顆完整的地球。為了吃肉，人類瘋狂地破壞生態環境，浪費各種珍貴有限的資源，似乎打算留下一個沒有石油、沒有草原、森林、沒有同情心，只有酸雨、甲烷、二氧化碳、缺水、土地沙漠化、指日可待的大饑荒，還有那氣溫直線上升無法回頭的地球給後代，然而可悲的是——我們的子孫卻無法拋棄繼承！」

「嗯。」住持仰頭望著遠方遼闊的藍天：「吃素，已經不再只是某些宗教徒的責任。每個人都應該對廣大的生靈、還有急速惡化的地球環境，擁有一份真心的關懷。」

阿呆：「謝謝這條骷髏魚讓我重新找回自己，也讓我知道選擇一個利己利人的飲食方式，就等於為自己做了好事，也為世界做了好事。說真的，雖然我以前實在有夠愛吃魚，但是，我卻發覺我不能接受會有那麼一天，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……全變為一片死寂的鹹水，再也看不到魚類

的蹤跡。我想，既然海水中含有氧氣，就應該要有生物在裡頭呼吸吧！」

住持聽了破顏而笑：「平常人家都說你腦袋硬，今天，我卻發現你一點也不呆。」

「真的？別人都說我呆？有這種事？」

「嗯……呃……」這次倒換成住持憋著笑意，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。

阿呆收拾了地上的工具：「師父，那您明天還會來我家吃飯嗎？」

住持聳聳肩翹起眉毛：「你說呢？」

(全文完)

您可以試著這樣做

一、每一餐對肉類及蛋類減量到最低。（四十分）

二、除了少吃以外，並拒吃來自工廠化農場的肉品，例如寧願只吃放山雞。（五十分）

三、試著吃肉邊菜，若家人反對，在他們面前則不勉強，以免徒增爭執。（七十分）

四、做一個素食主義者。（八十分）

五、做一個素食主義者，不吃完整的蛋，若像餅乾內含有雞蛋成份則不拘。（八十五分）

六、做一個素食主義者，不吃蛋及牛乳，若像咖啡、餅乾內含有牛乳則不拘。（九十分）

七、做一個完全的素食主義者，並參與保護動物或推廣慈心素食的活動。（滿分）

本書內容僅供淨化人心之用，不作任何商業用途，如內容有誤，歡迎指正。